

传承傅山文化

我是傅山，有人说，我的草书像一团纠缠的老藤，又如醉汉夜归，跌跌撞撞，不成章法，一句“字如其人”便草草定论。听见这些评价，我从不辩解，不是所有人都能读懂笔墨背后深藏的心事。

这一生，我照镜子的次数屈指可数。并非不爱惜容颜，只是懒得端详。如今镜中的脸庞，愈来愈像一张揉皱的生宣，沟壑纵横，粗粝沧桑。每一道褶皱里，藏着岁月风霜，藏着药渣的苦味，藏着四十年来堵在心间，咽不下也吐不出一口气。细细想来，这张饱经磨难的脸，倒也配得上我笔下的字。面容与笔墨本就一脉相通，一个人的字迹，说到底便是他灵魂的模样。我的脸、筋骨、衣衫、执墨的手掌，从来不会掩饰什么，只是诚实地把这一生的浮沉，一字一顿刻写在纸上。

我写字，向来不肯正襟危坐。不是不懂书写的规矩，是心底那口郁结的气始终难以平复。你可曾看过晚明的书法？董其昌的字，淡如山间岚烟，雅似月下箫声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也曾深深为之痴迷。直到甲申国变，山河倾覆，我才猛然惊醒，那股清雅飘逸的笔墨，何以撑不起一个风雨飘摇的王朝？

那时不少晚明书风，好似染上了软骨之症。笔尖轻滑过纸面，轻飘如蝶，生怕惊扰分毫。线条甜得发腻，布局安稳如一潭死水，许多笔墨一味迎合世俗审美，慢慢丢失了自我。

于是我把笔重重按下去，笔锋扎进纸里，如同犁铧翻开冻土。我想听见纸张受压的微响，感受笔锋撕扯纸纤维的震动。于我而言，写字早已不止描摹字形，更是挣脱精神的桎梏。再看我的草书，几乎寻不到一条光滑平顺的线条。笔锋磕磕绊绊，走走停停，仿佛跋涉在乱石丛生的山径。遇上阻碍，不愿绕道躲闪，索性径直闯过去，纸上便留下毛刺丛生、苍劲粗粝的痕迹。那些圆滑流畅、一挥而就的笔法，我刻意弃之不用。我始终秉持自己的书写信条：宁拙毋巧，宁丑毋媚，宁支离毋轻滑，宁真率毋安排。这份粗粝，不是刻意为之，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生命印记。

我活了78岁，亲历国破家亡、剃发易服，目睹昔日友人降清，也曾被强行抬入京城受尽屈辱。一桩桩往事，都像钝刀缓缓割过灵魂。草书里苍茫的飞白、枯笔擦过纸面沙沙作响，便是伤痛留下的印记，是生命奋力挣扎的无声呐喊。

可仅有粗犷远远不够。盘旋缠绕的线条看似杂乱，内里自有脉络章法。线条彼此缠绕，却不会死死扭结，该留白的地方便敞敞亮亮空出来，如同特意清风留出穿行的通道。字和人一样，贵在通透。

我写字不爱僵坐，姿势刻板得如同庙里泥塑。写到忘情之时，身体会不自觉轻轻晃动，旁人只当我疯癫沉醉。殊不知浑身筋骨，正与笔墨同频呼吸。字迹在纸上奔涌，身躯在案前摇曳，形魂合一，才是完整的自己。

昔日故友王铎天赋卓绝，草书气势浩荡，好似黄河决堤，涨墨酣畅淋漓。可他的字太过充盈密不透风，仿佛拼命想要证明自己，用笔墨的狂放掩饰心底的惶惑。我懂他入仕新朝的万般苦楚，只是这份奔涌，少了几分返璞归真的松弛洒脱。

再说八大山人，明室后裔，家国倾覆之后佯狂避世，满腔悲愤尽数寄于书画。字迹寒气逼人，瘦硬孤峭，决然切断和俗世的牵绊，困守在自我的精神牢笼。我敬佩他的气节，却不会效仿。守住风骨，不必彻底隔绝人间烟火。

晚明很多书法，过分拘泥法度，最后徒留一具精致空壳。王铎追逐磅礴气势，容易沦为刻意表演；八大执着孤高，走向自我封闭。而我的书法，不拘泥繁文缛节，只求每一个汉字拥有骨血、温度与呼吸。哪怕看上去拙笨破碎，只要保有鲜活的生命力，便足够。

长长的一竖，是我行医诊脉时循着经络探寻的手指，沉到深处，捕捉生命本真的气息；缠绕回转的曲线，是气血在脉络间奔涌，几经阻滞仍旧奋力向前；大片留白，是人生沉默沉思的瞬间，藏着有无相生的玄机。我那双骨节分明的手，既常年为人把脉，又数十年不曾放下毛笔。把脉与运笔，是同一种力道：沉下去探寻深处，顺着生命本来的轨迹缓缓前行。

世人常谈论书法的骨力，颜、柳楷书端庄方正，是立于朝堂之上的风骨。而我追求野骨、山骨，如同太行山历经千年风雨的顽石。未必规整，嶙峋突兀，该坚硬时坚如钢铁，该通透时疏朗开阔。草书中奇崛不肯驯服的转折棱角，正是一身傲骨落在纸上的投影，每一笔，都是一根不肯弯折的脊梁。

我毕生所求，从不是锋芒外露，而是沉敛深厚的力量。褪去所有刻意雕琢，回归生命最本真的模样。人至暮年，笔下字迹愈发支离拙朴，却也愈发自在随性，好似巍峨山深秋叶落之后的古树，枝干盘曲交错，直指长空，毫不掩饰本来的姿态。有没有人欣赏都无关紧要，我守着一身风骨，以手中笔墨，写尽人间的沧海变迁。

奔赴太原清凉之约

向大梅

因为厨卫使用产生不便。同住的4位姑娘作息各不相同，一人上白班，其余3人轮值夜班，平日里大家互不打扰。身居闹市之中，却能拥有一份难得的清静。落脚安稳之后，我便可以慢悠悠地享受太原惬意的夏日时光。

这座避暑之城，满是鲜活的烟火气息，物价也十分亲民。新鲜猪肉10元一斤，10元便能买到六七个玉米，鸡蛋每斤仅售3.4元。

出行也格外方便。本地地铁线路不算繁多，公交线路却四通八达，1块钱的车票，便可以乘车穿行大半个城区。坐在公交车上沿街慢行，道路两旁高大的树木撑开连片的绿荫，一路清风相随。闲暇的时候，我常会到玉门河公园散步，园内林木繁茂，是纳凉休憩的好去处。

常年久居湖北，年年饱受伏天湿热的煎熬，我从前从没想过，夏天居然可以过得这般松弛自在。本地人的脸上，总是带着一份安然闲适。白日的暑气褪去之后，满城都被温柔的晚风包裹。

太原的本地人温和质朴，很好相处。合租的几位姑娘性情和善，其中一位24岁的姑娘身形高挑，笑起来眉眼温润，说话轻声细语，那份恬淡柔和，恰好契合了这座城市清凉从容的气质。

热心的河流姐还特意设宴款待我们，餐馆里凉风徐徐，地道的晋味家常菜醇厚鲜香，吃不完的饭菜我们也顺手打包带走。我格外喜欢本地人说话的腔调，语调微微上扬，语气随和委婉，一句轻声的“你决定了哇”，温和的话语，总能抚平心底的焦躁。

在太原居住的1个多月里，我先后两次前往医院就诊，真切感受到本地医者贴心周到的服务。一次是去省城三甲医院检查甲状腺，医生耐心宽慰我问题不大，细心开具汤药，之后还不忘通过微信回访，关心我的恢复情况。后来腰

部酸痛不适，我去往另一家三甲医院问诊，医生细致做完各项检查，笃定地告诉我并无大碍，不用服药，只需要平日常多加休养。心头沉甸甸的顾虑一扫而空，我迎着街边徐徐的晚风慢慢走回去，浑身都觉得轻快舒展。

充分感受过街巷间的徐徐清风，趁着天气凉爽，我开始寻访这座古城的人文古迹。都说五千年文明看山西，从前只能在书本之中遥想这片土地厚重的过往，始终缺少切身的体会。我原本只为躲避酷暑来到太原，却在阵阵清风之中，邂逅了沉淀千年的文脉。

晋祠是我最钟爱的纳凉之地，前后去了两次。难老泉常年流淌着清冽的泉水，周柏唐槐浓荫蔽日，宋代侍女塑像静静伫立，满园清风穿过参天古木，隔绝了外界所有暑热。登上双塔寺，山风拂面，登高远眺，整座城市尽收眼底，满目清凉。走进山西博物院，一件件厚重的文物静静陈列，我放慢脚步，慢慢品读久远的岁月故事。城里大大小小的公园草木葱茏，随处都能看见市民纳凉闲谈，安逸自在。

白日有浓荫遮阳，入夜有晚风伴眠，物价平实亲民，百姓和善热忱，厚重的历史古韵，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清凉。一场临时起意的避暑之旅，让我深深眷恋上这座干爽舒适的古城。往后每年酷暑来临，我的心底一定会想起，太原这份独一无二的夏日清风。

店头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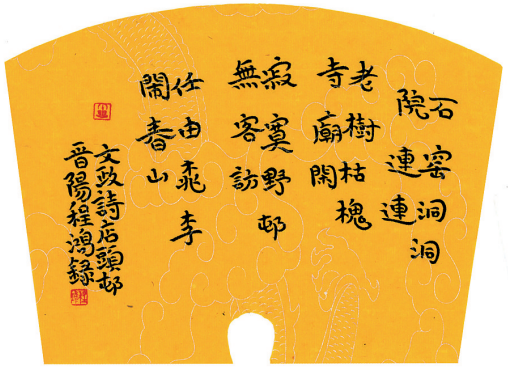
栗文政

石窑洞洞院连连，老树枯槐寺庙闲。
寂寞野村无客访，任由桃李闹春山。

店头村位于太原市晋源镇西5千米，南临龙山山脉，北依蒙山，风峪河从村南流过。古代是太原通往陕甘和晋西北的咽喉要道，古村距今1000年之久。清光绪年间为其鼎盛时期，商贾云集，店铺林立，人口稠密，号称“小太谷”。村中主要建筑都以石头为材料，窑洞相连，层层叠叠。其窑洞结构和建筑风格为国内罕见，还有古寺庙等景点。



任由桃李闹春山（篆刻）



《店头村》（书法）

程 鸿 作

高粱情结

王恩会

初秋的风
吻了
旷野的脊梁

浅黄色的诗句
从垄上
滚落下来

藏不住的谷香
即将
破壳而出

我在等亭亭玉立的地
一步步
从青纱帐漫步走来

我们的约定
不在酒坊
即在醋坊



迎泽公园夜景 邓寅明 摄

到乡村过暑假

肖 蓉



AI生成图

今年暑期，我带着两个孩子回到运城乡下的老家。1个月的乡间时光，贴近大自然，让即将升入6年級的姐姐，即将读2年級的弟弟，彻底融进了乡土的清風与泥土里。

乡下的清晨，是被鸡鸣声轻轻唤醒的。天刚蒙蒙亮，院子里的生机便如约而至。孩子们最爱清晨的小院，喂鸡、喂猪，成了这个假期雷打不动的日常。生活在城市中，他们少有机会贴近各类农事，如今蹲在小院里，满心都是新鲜与认真。

姐姐做事细心温柔，每次抓一把谷物，轻轻撒开，看着大大小小的鸡簇拥而来，低头啄食，安安静静站在一旁观望。弟弟活络好动，却也格外有耐心，学着家里长辈的样子，给圈里的小猪添食。看着小猪晃悠悠跑来吃食的可爱模样，孩子的笑声洒满小院。朝夕相处的喂养，让两个孩子悄悄懂得了呵护与照料，懂得世间每一个鲜活的生命都值得温柔以待。这份发自内心的善良与柔软，是成长最珍贵的养分。

白日的乡村，天地开阔，山河明朗。吃过早饭，孩子们常常跟着家里的亲人走向田间地头。夏日的田野绿意铺展，风吹青苗，层层起伏，空气里满是清新的泥土香气。姐弟俩踩着松软的田土，体验真实的农耕生活。

姐姐跟着姥姥、姥爷认真学除草、打理田地，一步步踏踏实实干着手里的农活。年纪小小的弟弟也不愿落后，蹦蹦跳跳跟在旁边，力所能及搭把手。阳光落在